

通志
臺經
解

1411
391



門 12
第
卷



四書通言卷第三

番陽朱公遷克升學

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

四書通言卷第三

一

通志堂

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
耜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公孫
丑上

右理義之氣

餘如平旦夜氣亦理義之氣也但夜旦之氣甚
微浩然之氣盛大至大至剛乃浩然之氣之體
段配義與道乃浩然之氣之功用若平旦夜氣
只是指其清明虛靜之境界氣象而言蓋浩然
之氣盛大故足以配道義夜氣虛靜故足以存
良心且氣清明故足以驗夫仁義之心也斯義
也友人劉晉昭相與辨之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李氏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公孫
丑上

右血氣之氣

又如告子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之勿求
者只是血氣之氣孟子引來反覆說到浩然之
氣乃是理義之氣

氣質

剛毅木訥近仁子
路

右以質之美者言之

餘如善人有恒者皆是也然此亦是質之偏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焉視偏於惡者為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知生知安行者足以當之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秦伯

右以質之惡者言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嘒先進

右自其質之所偏而言之

餘如狂簡狃者皆是也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賁陽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四章

右專以氣質不同而言之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賁陽貨

右以氣質兼乎習俗而言之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雖愚必明

雖柔必強並中庸二十章

右因氣質不同主乎學力而言也

愚案言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使學者知所戒言必明必強知之成功而一者使學者知所勉

附才德

才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泰伯

右兼氣質言

愚謂此與才難之才及才養不才教育英才成德達財因材篤焉為一類由其氣質有不同是以才亦有不同也。又案凡以才德相對則所謂才者皆兼氣質言之才之美與驥不稱其力

皆是才之美者才為輕而德為重也其為人也有才無德所以取禍也此皆聖賢垂教之意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情也哉。並告于上

右專以理言

鬼神

附神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庸十季

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敬鬼神而

遠之雍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中庸二非其鬼而

祭之諂也政為子不語怪力亂神述

右自造化而言

愚謂自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言

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我祭其氣之與

我相接者則理之正也鬼神為德質諸鬼神怪

力亂神皆汎以造化之鬼神言齊明盛服以下

及敬鬼神事鬼神非其鬼而祭之皆特舉其祭

祀之鬼神言也又祭祀之可格者是鬼神之靈質之而無疑者是鬼神之理夫子之不語者是

鬼神之妙

故至誠如神中庸二

右自人心而言

愚案至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

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言

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

禮樂

文之以禮樂憲立於禮成於樂泰

右因論為學兼本與文而言之

愚謂文之一字是用功處立字成字是成功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

右因論其文反推其本而言之

愚案一為強僭者言故以仁為禮樂之本一為文勝之敝而言故以敬與和為禮樂之本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

右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之

愚案夫子一言從先進一言吾從周蓋先進禮

樂即成周郁郁之文也

樂

樂之實樂斯一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離婁上

右自人心主乎一事而言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迷

右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之

愚案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聞韶之

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文則其盡美者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八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伯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罕子

右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言之

愚案前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二章見聖人正樂之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梁惠王下

右因人君好樂專主人和而言之

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

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並八

右因人臣僭樂專以等殺而言之

禮制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

右自其因革可推者而言之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僂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

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中庸二十八章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

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中庸二十九章

右自其損益不常者而言之

愚案中庸二章前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為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又案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是也愚竊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

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親而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又如孟子以貢助徹告滕文公以班爵祿答北宮錡亦皆制度之損益不常者可言其略而不可言其詳也然北宮錡但欲聞其制而已故特誦其所聞如此文公則欲見諸施行故即其所聞而復以意推廣之蓋其答北宮錡者即夫子文獻不足之歎也其所以告文公者即夫子告顏淵以為邦之道也聖賢所言之意有相類者

若此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右自其可以通乎萬世者而言之

權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

右汎以稱物之權言之

愚案此章所言之權義兼小大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

中無權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一事而言之只是於常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與權字異名而同義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離婁上

右專以處變之權言之

愚謂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然後用權以通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之誅管叔大舜之不告而娶是皆權之大者異乎經而不離乎經也不可常者也淳于髡欲論出處乃以嫂溺援手而為喻是豈切當之論乎

廢中權子微

右即其一事而稱之

人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也雍

右以理言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人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

右以心言

愚謂人之所同然者此心也人與物之所以不同者亦此心也知其無不同則當擴之以滿其本然之量知其有不同則當存之以全其所受之正此皆示人以用功之要也○又前章兼性情言後章專以性言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右以道言

愚謂指其異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之性以自別於禽獸也憂其近於禽獸者見聖人必明脩道之教以別人於禽獸也言人之生也直則欲人因其生理而順之言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則欲人因其本心而擴克之皆恐人之不能盡人道也

人品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季氏

右兼德行事業而言

有事君人者上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盡心上

右兼心志德業而言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止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素難乎有恒矣述而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二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盡心下

右兼資質學力而言

道統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

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盡心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三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雜婁下

右道學相傳之統

愚謂聖賢或正言以敘道統之所得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為任或謙不敢當語不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已復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三省之學如愚之氣象皆因言而可見者也○又竊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舜文武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堯舜之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

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必疑其言之異也

○又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類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堯曰

右治道相傳之統

餘如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
屏惡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
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道
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
當其可者即聖人授受之中也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盡心上堯舜性者也湯武反
之也盡心下

右以德性言

愚案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

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又見性類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盡心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
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
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
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公孫丑上

右以德行言亦曰聖人樂善之誠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伯泰

右兼德業言

愚案主乎君道而言者凡四章此章及舜大知無為而治禹無間然皆以贊其為君之道若堯舜猶病及文王視民如傷則所以形容其愛人之心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離婁下

右以道統言

愚案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不篇之末章皆是

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大學傳三章

右以學業言

餘如堯舜之執中舜之好問察言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樂取諸人若決江河而莫禦禹拜善言惡言酒湯執中湯武身之反之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凡若此類固皆以聖人德行事實而言其實可見聖人學業之盛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滕文公下

周惟

右以事功言

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十

右以德行效驗言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

衛靈公

右以臨民氣象言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中庸六章

舜之飯糗

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

女果若固有之

盡心下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

與焉

伯泰

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

然矣

伯泰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離婁下

右兼德行事實而言

餘如孟子論舜所以事親者所以處人倫之變者亦即其事實言之而德行因可見也見孝弟及人倫類

孔子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罕子

右以心言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罕子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

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

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

張子

右以道言

愚案顏子贊其道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

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可毀者如此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公孫丑上

右以德言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滕文公上

子

通志堂

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
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
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張子

右兼道德言

仲尼不為己甚者離婁下

右以德行言

愚案孟子言仲尼不為己甚孔子自言君子依
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
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張子

右以功用言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公孫丑上世衰道微邪說
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
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

右以事功言

愚謂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
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舉其統體言

孟子即其一事言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公孫丑上

右以禮樂言

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公孫丑上

右兼資質德行言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中庸三十章

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萬章下

右兼德行學業言

子之所慎齊戰疾○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

並述而

右兼德行事實言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而述

子罕言利與命與

仁罕子不語怪力亂神

而述

右以言辭言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而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子張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而迷寢不尸居不容鄉黨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而學

右氣象見於容貌之間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治公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偷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述

右氣象見於言辭之間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矣則不歌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並述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罕子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

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並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衛靈公

右氣象見於應物之際

愚案此有哀矜閔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所謂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

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

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並鄉

右氣象見於事君之際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默而識之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並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並子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憲問

右自謙之辭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公治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治公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並述

右謙已誨人之辭

孔門弟子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先進

右以質言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右兼才學言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丑上

右以德行言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也不知其仁也公冶

右兼才德言

曰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先進
右兼學問心志言○已上皆評論之辭

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公季康
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也雍也
右以才言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為政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罕回也非助我

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進先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矣伯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中庸八章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公冶由

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進先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公孫子

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公冶南容三復

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進先

右以學言

餘如夫子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是此類

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冶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進先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公孫

右兼才學言

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莊孝哉閔

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進先片言可以折獄

者其由也與顏淵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

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並公冶

右以德行言

餘如雍也可使南面又以德量言與此類大同小異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雍也

右以操履言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罕子

右兼德行心志言○已上皆稱之之辭

餘如閔子騫之言必有中南宮适之君子尚德哉若人亦皆夫子稱之之辭也○已上稱許之辭凡二十四章其為夫子之言者十有六但由之恐一章是先做之而又稱贊之衣敝緼袍一章是先稱之而又做教之此聖人之善教也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並子張

右以德行言○已上皆貶之之辭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罕

右以學言○已上皆傷歎之辭

餘如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已○又有聖人責之之辭見於論語者凡十章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求也為季氏聚斂冉有季路欲佐季氏伐顓臾此是因其行事之失而責之宰我之問喪樊遲之問稼圃則因其請問之失而責之宰我言使民戰栗子路言有是哉子之迂

則因其言辭之失而責之至於子貢方人而踈於自治冉求之畫宰予之畫寢而甘於自棄亦皆有責之之辭蓋聖人欲人有過則改之責之之深者所以為愛之之至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先

右以氣象言

餘如不違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者也○又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二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侍坐一章見四子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
 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敝有勇
 知方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
 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
 之篤實者也

子思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于思公孫丑下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
 去君誰與守離婁下
 右聖賢去就之義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
 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繆公亟
 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並萬章

右聖賢交際之道

愚謂於衛見子思盡人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
 賓師之道大抵子思為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
 見曾子之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孟子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離婁下

右以道統自任

愚案無有乎爾之云亦是此類雖為自謙之辭實則自任之意也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上

右以聖學自任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

右以闢異端自任

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

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公孫丑上

右以行王道自任

愚案所謂四十不動心者亦是此意但此則知時識勢見孟子之智彼則勝重任大見孟子之勇○又案孟子每多自任之辭如教亦多術及引而不發是以教人之道自任我非堯舜之道

不敢陳於王前是以格君之道自任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是以平治天下之道自任至論孔門
弟子則曰姑舍是述道統則不及曾子子思論
夷惠伊尹則曰願學孔子皆可見其以聖人之
道自任處

古今人物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治公管仲之器小哉或
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
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
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

右以量言

愚謂一為清者之量一為霸者之量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
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
使乎憲問

右以學言

愚謂使者以願學之心稱伯玉可謂知賢者矣
若公明賈以時然後言以下三者稱文子則是
以德行之美贊之不幾過其實乎故夫子一信
一疑之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而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告子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治公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張子

右以德行言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憲問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問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盡心下

右以才德言

愚謂孟公綽優於德而短於才盆成括有其才而無其德也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並憲問管仲得君如彼其

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早也公孫丑上

右以事功言

愚謂孔子志在尊王室故稱管仲之功孟子志在行王道故卑管仲之功。又子路子貢不知管仲有及人之功故孔子稱之公孫丑又但知有管晏而不知王道之大故孟子貶之。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盡心上

右以操守言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晏平

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並公冶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

入明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雍子謂衛公子

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

美矣子路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

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憲李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

曰再斯可矣公冶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

而不與立也衛靈公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

要君吾不信也憲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

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

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

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

矣下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令尹

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

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

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

而與之並公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

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

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

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

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

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

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

頗願曰惡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以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

四百廿二
操者也滕文公下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

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止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盡心上

右以事言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盡心下

右以人品言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微子

右兼德行志節言

愚謂泰伯仲雍俱是以天下讓而夫子稱之有輕重不同蓋泰伯乃太王長子確然當有國者而見幾明決用意忠厚當其挾仲雍俱逃之時仲雍未必能及此只從其兄所為耳况仲不去太王亦豈舍季歷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憲問

右兼人品事實言

愚案聖賢論人有不同者同一子產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數其事而稱之曰養民也惠即其乘與濟人之事而言之曰惠而不知為政同一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一偏言而曰聖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世之師以一德名之曰聖之清聖之和以一偏之敝言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大人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

為並離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離婁

有大人者正

已而物正者也盡心上

右以德言為聖人之稱

愚案格君心之非正已而物正專主為人臣者而言其餘則通乎上下而言

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

右以德言為聖人君子通稱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
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
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盡心下

右以勢位言

畏大人季氏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盡心上

右兼德位言

君子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並學而君子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雅也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
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

以崇禮中庸二
十七章

右以德言為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而君子不器為政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君子病無能

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君子貞而不諒。
並衛靈公

右以德言為成德之稱，正言之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憲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為政 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顏淵

右以德言徹上徹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之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並盡心上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中庸十章 恭而天下平。
中庸末章

右以德言為聖人之稱。

愚案四書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略取

其的然有所指者以為發例餘不能悉舉者可
談元
以類推

君子篤於親則民與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伯秦君
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堯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
之大學傳十章

右以位言

愚謂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故聖賢
凡以君子為為人上者之稱必言所以為人上
者之道微意可見也

侍於君子有三愆季氏

右兼德位言

士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
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伯秦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
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
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
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盡心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待文王而後興者凡
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士見危致
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張子古之賢王

談元

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並盡心上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仁里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憲問

右以人品言正言之也

愚案任重道遠以學力言居仁由義以趨向言雖無文王猶興以才智言殺身成仁忘人之勢以操守言見危致命以下兼有學有守言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則兼有守有爲而言若士而懷居及恥惡衣惡食亦以志趣而言之此則爲士者之戒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並子路

右以人品言因其人而言之也

通志堂

愚案夫子之告子貢者是兼才能德行而言所謂因其材而篤之也其告子路者是專主人倫而言所謂因其失而救之也

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並萬章下

右以爵祿言

餘如無罪而殺士亦是專指在位者言之與此類同

附有恒者

善人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浩生

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盡心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止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而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右自其資質而言

愚謂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恒者皆有入

道之資此其所以為可取也。又案人而無恒習先一章言凡人皆不可以無恒。亡而為有一節言欲學聖人者尤不可以無恒。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並子路

右自其設施而言

愚謂論其人則皆以資質言也。論其事則此以設施言也。

狂狷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也。子路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

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

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

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

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

其次也。盡心下

右自其志節而言之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治公

右指其所習而言之

鄉原

鄉原德之賊也陽貨

右正其罪而言之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盡心下

右極其情狀而言之

君子小人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並子路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仁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而述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淵顏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路子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並憲問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仁里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並衛靈公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氏李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衛靈公

君子中庸，小人反

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中庸二章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徼幸。中庸十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

而日亡。中庸末章

右以德言

饒子曰：所謂小人有數樣，硜硜小人以其器量之淺狹也，樊須小人以其所務者小也，無為小

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言者，則指其心術渾然不好底為小

人，宜與君子每每相反也。愚謂以君子小人對

言之正以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謂之以

德言者蓋德有凶有吉也
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也

右以學言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並陽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離婁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

利大學傳三章

右以位言

四書通言卷第三
後學 戊德 校訂

四書通言卷第四

番陽朱公遷克升學

教

脩道之謂教中庸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大學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並

右自立教之本而言之○已上皆主君道而言

愚謂脩道謂教兼以政言教以人倫專以教言

脩道者教之綱也五品者教之目也孟子專言

教之之道大學主言感化之機○又見治道類

有教無類高靈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而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罕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

不保其往也而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

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

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

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盡心

右自設教之心而言之○已下皆主師道而言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罕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也雍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而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

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

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

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君子之所

四〇八
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
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並盡心上
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
矣告子下

右自施教之道而言之

愚謂文行忠信博文約禮是其教人之具也繩
墨穀率即此而在矣至其所以教人之法則抑
揚進退千變萬化而皆有以造就之所謂曲成
萬物而不遺也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
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告子下梓匠輪輿能與人

規矩不能使人巧盡心下

右兼為施教受教者言之

愚案一章主言下學之法一章主言心得之妙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而迷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陽貨

右即其行事而示之○已下皆施教之道

饒子曰無隱乎爾是就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
晦底道理予欲無言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
於吾言語上求愚謂無言之故即無隱之費子

貢之問有益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進先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
君子之遠其子也季氏

右循其序而進之

愚謂此所謂教不躐等者興詩立禮之序即此
而可見性與天道不可聞者又因此而可知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問憲子貢問曰何如斯可
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
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
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
為次矣子路

右因其材而篤之

愚謂即其施教而言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正
此類要其成功而言則十子之列四科又可驗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並為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路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進先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並子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憲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

狂○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並陽貨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十章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言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政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

家必聞○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並顏淵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子張問仁

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

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

謂仁矣雍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

與○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

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司馬

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

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並顏淵仲尼亟

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

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離婁下徐行後長

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下

右因其失而救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陽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盡心上

右因其過失而做教之

愚謂孟子之待曹交是即所以待滕更之意然於交則欲矯其麤陋之習於更則欲消其長傲之心蓋教之多術也如此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憲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

右教小子之道

愚案子夏之言是總教以小子之事孔子之言是因其失而教以隅坐隨行之禮也又二章皆是學必有序教不躐等之意然本末一貫者也游夏分為兩段事則二子之言皆有病故集注引程子之說以助之

學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右為學之本

愚案學問二字蓋兼知行而言之然此章則以求放心為本若大學三綱領之中則以明明德為本論語首章言學集註又發其蘊而以明善復初為之本但求放心是先立其本學必由此而後進也明德明善復其初是務此以為本學必至此而後成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

右為學之序自其用功而言也

愚案此章專以行言觀集注釋志字之義可見

其為致知以後事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右為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

愚案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之功況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愚案此二章是學者為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埋

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距則聲為律身為度權
有不必言者矣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
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並下張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離婁下

右以知言

愚案仕與學對則仕屬乎行六蔽與六言相對
則六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

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未及乎行而
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
蔽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並學而

右以行言

亦曰以行言而知在其中

愚謂前章言進德之事後章言篤志力行之事
是皆主於行而言但致知力行皆為學而學問
思辨亦為事故學則不固是統言之敏於事亦
是兼言之其所包者亦廣矣○又案此二章是

汎為學者言之若吾嘗終日不食一章是專為
思而不學者言之惟其有為而言故其語勢抑
揚又如彼也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而學士見危致
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張子

右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

饒子曰子夏是揀許多大底說子張是揀許多
難底說愚案子夏之言有敝先儒論之已詳子
張言其可已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
意亦可見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而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伯泰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
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張並子君子深造之
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
之也離婁

右兼知行言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改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
磨者自脩也大學傳三章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

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
 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
 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中庸二
十章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中庸二
十七章
 右以知行對言專以功夫言之也

愚謂學以會其理則學字屬乎知學以習其事
 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之語何如耳。又
 案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
 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

之先也必使一念全而萬理具然後可使念慮
 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
 心是全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
 故與知行之序不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大學經
一章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
 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

右以知行對言兼舉用功成功而言也

愚案大學上一節反而推之是用功下一節順而達之是成功孟子盡心知性是成功存心養

性是用功

莫我知也夫問憲予一以貫之衛靈公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

為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

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

右聖人希天之學屬乎智者也

愚案孔子所自言者凡四章二章是勉人為學

二章是發子貢使知聖人之學若子貢之荅公

孫朝則溯孔子之所傳而明道統之有自也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

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里

右聖人希天之學屬乎仁者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傳二章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大學傳三章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

律天時下襲水土中庸三章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

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

萬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為政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右聖人希天之學仁智兼備者也

愚案成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

不知老之將至皆所謂無間斷者但以氣象觀

之成湯若出於有意文王孔子實本於自然性

之反之有不同也又祖述憲章是上溯孔子之

所傳金聲玉振是極言孔子之所蘊志學至不

踰矩是孔子自言其所得○又以聖人之事參

之好問察言明物察倫屬乎智仰而思之亦屬

乎智執中用中由仁義行屬乎仁樂取諸人若

決江河亦屬乎仁身之反之亦屬乎仁此皆希

天之學而於仁智各有所屬也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

與女弗如也公冶

右大賢希聖之學知之事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敬請事斯語矣顏淵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而學

右大賢希聖之學行之事也

愚案夫子告顏冉子外嘗以恭敬忠信語樊遲忠信篤敬語子張是皆主於力行而言皆徹上徹下之道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罕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伯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上

右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

愚案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顏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已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於學問之中略兼德行而言之也○

又見孔門弟子類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學未之有也

大學經一章

右大人之學

愚謂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功夫效驗莫不殫舉無如此章。又案對小子之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其餘諸章而言則惟入孝出弟為小子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而學

右小子之學

愚案此章知行兼備而行為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小子之學先乎事此其次第所以有

不同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並學而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仁里

患其不能也。問憲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衛靈公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伯奉君子謀道不謀

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憂貧。衛靈公

右為己之學

愚謂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之。或堅其心而使
之不近名，或定其心而使之不近利，此其所以
不同者。中庸末章所引尚絅之詩，亦宜與不患

不知之類相從也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傳不習乎？而學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

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伯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衛靈公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

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十見賢

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仁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述君子所以異

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
 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
 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
 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
 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

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下 離婁 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

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上 離婁

右反身脩省之學

愚謂此有專心於自治者有因事而自微者又

有自省與自責不同而皆為力行之事也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而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四十五十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罕子年四十而見惡焉其

終也已陽貨

右勉人進學之辭為不知學者言之

餘如十室之邑章我非生知章及孟子道性善人皆可為堯舜諸章皆是此類但於世子曹交

則因其人而言之其餘則汎為學者言之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也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譬

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

吾往也並子罕有為者譬若掘井盡心上

右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

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亡深造之

以道及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知之成功一也凡

教人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衛靈公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貨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

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

正路而不由哀哉雜叢仁人心也我人路也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

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告子上

右做戒學者之辭

愚謂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矯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不能做惰也言不及義則近於自暴而不肯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甘於自棄而不能求其放心夫子兩言難矣哉孟子兩言哀哉蓋深歎人之不可以不學也而其言可以互相發明如此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

右明學者用心得失之幾

知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並述而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右汎以義理而言之

愚謂夫子之汎言是為學者言之以盡精微為主其告子路是因其人而言之以無自欺為主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中庸二

右專以達道而言之

饒子曰有格物之知有聞見之知故有知之至
 與知之次不同愚謂聞見之知與格物之知不
 同而格物之知又有不同者曰知至曰知止曰
 知性曰知天曰知天命蓋知至主乎吾心而言
 知止主乎事理而言知性主乎理之會於吾心
 而言知天主乎理之根於太虛而言知性然後
 知至知至則明其所當然而知止識其所以然
 而知天而所謂天命者不外是矣若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則理猶在彼我但知其有此理而已
 此雖不屬乎聞見之知而去聞見之知未遠也
 又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天人相貫所知有淺深

無彼此質鬼神俟百世則天人相對所知有彼
 此無淺深

行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治公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
 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
 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進先
 右以體諸身者言之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衛靈公

右以達諸事者言之

愚案此章行字不與知字相對而子張問行問
達二章自相對行無所礙之謂行行無不得之
謂達夫子告之皆以德孚於人為本也

師道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

右為為人師者言之

愚案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

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
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眾理之無窮中庸是全
其統體而益見脉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
庸是兩件事

八之患在好為人師離婁上

右為好為人師者言之

愚謂論語正言為師之道孟子自是儆戒學者
之辭蓋師莫病止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足自
足者且不足為學況可為人師乎

諸經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離婁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滕文公下

右總論一經之言

愚案孔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孟子之論春
 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一章是明孔子作
 春秋之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

本義○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
 經之言是又主征伐而言者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倫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
 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
 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
 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
 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
 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
 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告子下

右專論一篇之旨

愚案孔子論關雎是因關雎之詩而見文王后妃之德孟子論小弁是因高子之言而明太子之心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而學子曰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

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上 盡心

右專明一節之義

愚謂此皆主乎一事而言者也

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

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
 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
 子也萬章上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
 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
 血之流杵也盡心下

右專明讀書之法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子路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女

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也與並陽貨

右明窮經致用之道

義利附利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
 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
 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
 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堯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大學傳三章

右以天理自然之利言之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仁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盡心上我將言其

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放於利而行多怨仁里

右以徇私便己之利言之

愚案聖賢言利或與義對或與善對或與仁義為對蓋仁者義之體善者仁義之總名言之雖若不同其為理欲之反對則一也又義與利對以處事言善與利對以存心言仁義與利為對兼存心處事言。餘如見小利及枉尺直尋之利皆是此類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傳十章

右兼天理人欲之利言之

愚謂以義利相對而言則是人欲之利以義利相貫而言則是天理中自然之利。已上利字皆以利便言若故者以利為本是以利順言知者利仁利而行之皆以貪利言利字之訓其不同如此

祭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子之所慎齊戰疾而述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鄉

右祭祀之正者亦曰聖人祭祀之誠

餘凡喪祭之祭皆是此類今於葬祭之下詳之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

八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

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述而

右禱祀以求福者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

八

右當祭而不祭者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為政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

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

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

斯乎指其掌

並八

右不當祭而祭者

愚案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欲觀者歎之

也為父母之國而諱之為先王之禮而歎之皆

所以正名分為世道計也

喪祭

附葬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喪致

乎哀而止

並子張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

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

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

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滕文公上養生者不足以為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禮記

右本乎人心而言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憲問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

四百四十二
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
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
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
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
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
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
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
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上

齊宣王欲短喪

公孫丑曰為菴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
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
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盡心上無憂者其
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
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

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中庸十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十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擲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不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梁惠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子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樽吾不徒行以為之樽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
 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
 子也並先進

右主乎禮制而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
 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
 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言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陽貨孟子
 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
 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
 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
 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
 心獨無忤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馬下

右兼人心禮制而言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而學

右自其效驗而言

文質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

右以內外相對而言之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八

右以先後相對而言之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八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

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

右矯其偏勝而言之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若

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淵

右各倚於一偏而言之

文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罕

右以道言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中庸二

十六章

右以德言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治公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問憲

右以事言

饒子曰二章皆因謚法而言但是以謂之文是正言所以為文之義可以為文但言如此者可無愧於文之謚也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

右以禮樂制度言

餘有以典籍言者易辨今不錄

言行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問憲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仁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問憲

右汎為學者言之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並為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

右各因其人而言之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雜婁下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中庸十言近而指遠者

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

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盡心下

右自成德者言之

愚謂不必信果者由其德行之自然所以為大

人也必信必果者由其識量之淺狹所以為小

人也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憲問

右為為人臣者言之

言辭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雜婁上辭達而已矣衛靈公我

於辭命則不能也公孫丑上

右汎為學者言之

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顏淵

右因其人而言之

餘如孔門弟子有能言者有能謹言者皆見本

類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衛靈公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季氏
 右自交際而言之

過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公孫丑下丘也
 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
 右仁厚之極為之

愚謂孔子自受以為過似若有過而實無過也
 孟子不以周公為無過周公本無過而似若不

免有過也欲知二聖人之心者當各隨其事而
 觀之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不貳過雅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公孫丑上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於桐萬章上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憲問君子之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見

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大學傳十章過則勿憚

改而學人恒過然後能改告子下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也公冶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衛靈公

右義理之未純者為之
 愚謂亞聖之過質之未化者為之大賢之過氣

質之偏為之眾人之過氣質私心雜揉而為之太甲之過亦眾人之過也惟能悔過所以為賢

○餘有陳賈為齊王文過一章見臣道類

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

右人欲之私為之

觀過斯知仁矣里仁

右兼君子小人之過而言

節操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十章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

右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居自守之節

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君子大

丈夫是學問之功柳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

之美未必義理之純全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也子罕

右專以處變之道言之亦曰臨難自守之節

朱子曰託孤寄命是才不可奪是節○餘如論孟子之言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見危致命會生取義皆此類也

名聞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中庸三十一章今聞廣譽

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告子上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衛靈公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子罕

右積於中而發於外者

饒子曰中庸稱舜曰必得其名稱武王曰不失天下之顯名蓋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

揖讓之順又曰武王殺紂似乎失名而實不失名

大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顏淵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難婁

右暴於外而無其實者

愚謂子張有違道干譽之失徐子有躐等干譽之病聖賢是以各因其人而言之

異端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為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四書通言卷四

三

通志堂

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
 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滕文公下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
 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

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
 廢百也盡心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君子不為也張子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
 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
 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
 至矣焉用稼路子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
 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
 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
 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
 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

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

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

四百五十五
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
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
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
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
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
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
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

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
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
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
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
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
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
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
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滕文公上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

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告子下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

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離婁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並告子下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下右聖賢關之以義

愚謂孟子之時楊墨二家最為害道其次則有兵家農家縱橫家及貨殖之徒各專一業以聳瞽天下大抵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為我快君心

者莫如強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
深關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
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
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
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

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
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
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滕文公上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
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
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盡心下

右聖賢誘之以仁

愚謂陳相夷之均之為習異端者也然陳相倍

師而之能受命之之加於相數等矣宜孟子責相之深而納約自牖之誨於夷之不隱也

四書通言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師而之能受命之之加於相數等矣宜孟子責相之深而納約自牖之誨於夷之不隱也']

